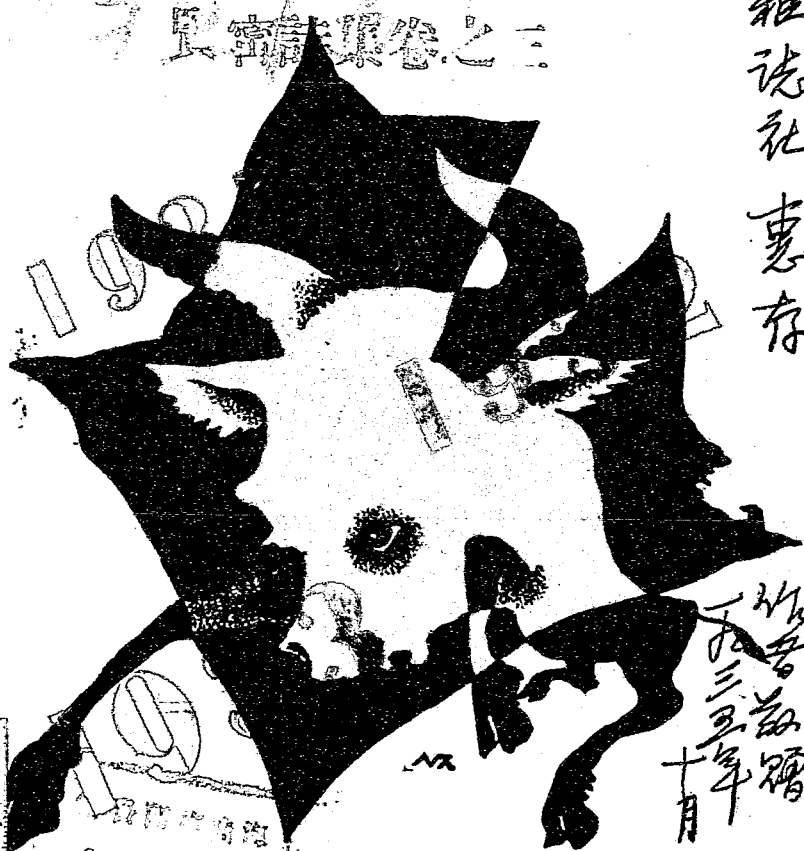


荒村

集卷之三

東方雜誌社惠存



作者 葛寧
一九三五年
十月

葛寧著

MG
1226
285

葛賢寧著

荒

村

北新書局出版



3 1761 6473 3

序

葛賢寧的詩在質地上是清麗的，從不堆砌辭句，將鄉村的景色隨意點綴，便成了美麗的詩篇。抒情的海是如此，描寫鄉村社會的荒村也是如此，同樣的可以應用我上面所說的話。

這一集裏是作者在觀察了鄉村快要沒落的現象以後所發出來的哀吟和絕叫。他是在喊着：『田園將蕪！』他是在喊着：『農村破產了！』他的詩裏雖不曾這樣寫，我却彷彿聽見了他心坎裏的話語。他好似一個情人在撫弄着愛者的遺物，不勝其哀惋悲歎之情！他自己在農村裏長大的，目擊許多可歌可泣的戲劇在他面前表演，便



用一枝采筆寫了下來。他所寫的範圍很廣，有爲了一家挨餓而去行竊致被槍斃的鄉民（春），有爲了救飢請醫而賣了耕牛的農人（荒村），有終年辛勤勞作死後一貧如洗的小石匠（小石匠），有詛咒環境的老木匠（老年的木匠），有爲情人偷榆葉被物主吆喝因而受驚跌死的阿毛（阿榮和阿毛），有被地主殺死的三個兒子（樂老伯的三個兒子）……都是鄉村中時常發生的使人同情的事；至於使人詛咒的，便是鄉村的殺人庸醫（鄉村的醫生）之類。寫城市的在這一集裏不是沒有，就是城這一篇。這是可以與鄉村的描寫作對立的欣賞的。他是像唐珊南一樣的在詛咒城市，希望鄉村也有觸角能夠爬行到城市的頭上，因而覆蓋了他。

趙景深。

1933, 8, 1.

目 錄

春.....	1
荒村.....	4
題在破牆壁上.....	12
小石匠.....	14
城.....	22
老年的木匠.....	24
母親.....	28
我是一顆微星.....	32
門開著.....	34
給路旁的老樹.....	37
阿菜和阿毛.....	11

鄉村的醫生·····	49
樂老伯的三個兒子·····	54
小小的刈麥人·····	61
耕牛歌·····	65
鋤地歌·····	68
五月的娘子·····	71
打場歌·····	74
金銀花·····	76
農家的黃昏·····	77
蝸牛·····	80
守夜的人·····	82
早晨·····	88
無花果·····	91
小麥餅·····	114
水鳥·····	117
青春·····	123

春

天空是青色的明淨的，
從東方吹來了和暖的風，
田野上的莊禾都鮮活起來了！
小河流水唱著快樂的歌。
在河岸上有兩個孩子，
餓得又瘦又軟，嘴裏哼著：
“媽媽，飯，媽媽飯，……”
一間低矮的茅屋在田禾盡處，
牆泥坍塌著，上面露著洞隙，
裏面躺著一個年青的婦人。
病有五六天了，

沒有錢吃藥也沒有錢吃飯，
天天擁在破棉絮裏呻吟。
她的臉現著泥土色，
自從昨天以來她是自覺著
快和死滅臨近了。
太陽溫熱的和愛的照在河岸上，
中午時的田野更加靜寂。
一條蜿蜒的凹凸的小路，
沿著河岸直通到遠方，
孩子們底心在期待著，
會有慈善的行客從門前經過，
捐幾個銅子，買點餅吃，
不時轉過他們的頭向著茅舍，
母親的呻吟聲一陣陣送出來，

在茅舍後邊不遠的荒地裏，

有幾張蘆席倦著，壓了些土，
那是孩子們的爸爸，
爲著犯竊被官兵槍斃了的。
幾棵小草花在爸爸身旁開得慘紅，
稍遠的田裏一天青翠一天，
鸚鵡和郭公鳥也一天天多起來了。

荒 村

這年頭兒荒落的村莊真多，
野樹上的烏鴉叫得人人難過，
有多少有錢的村莊遭了匪搶，
家破人亡，房屋還著了把火；
有的窮苦人家，鍋蓋生了根，
沒有飯吃，連忙向外鄉逃命。
如今且單講一個荒蕪的村落，
上面住著一羣無依無靠的窮人。

這莊子叫孟家莊，
孟家是這莊上的首戶，

家有五十畝田，兄弟四個，
人口總共有十四五。
這幾年來遭遇著匪亂兵災，
縣府的苛捐雜稅又紛來；
弄得銀錢用盡，糧米精光，
到了荒年一家都驚慌。
“看哪，這荒春怎麼過！
有飯吃的人纔可以挨餓，……”
除去唉聲便出去弄賬，
可是這年頭兒又那處不荒，
要講一些地主人家的積穀還有，
大大的囤兒直堆到樑頭，
無親無故那兒有同情，
有錢的人糧米當作黃金，
休想討得一升兩升。

兄弟四個像四隻餓狗，
出去一二十天回來還是空手，
臉上的氣色又黃又黑得難看，
最後把槽裏的犍牛，
牽出來賣給孩子的娘舅，
拿了三十塊錢，買兩石糧食，
不管要用牛時候的艱難，
三月的荒春，暫且買糧來糊口。

徐學文住在孟家莊中間，
兄弟三個，老二害了痺病，
留下一個寡婦，一對孩子，
他沒錢進醫院，送了性命。
老三餓了站不住腳，
帶著妻子到別處去流落，
只有他在家支撐門戶，

宅外的田產當賣無主，
牛兒瘦得只剩幾根筋，
鷄狗餓得叫不出聲，
屋上的茅草爛了，陰天漏雨，
衣服襤褸遮蓋不著皮膚，
別的都不打緊，春天凍不死人，
只有肚子餓得難忍，
聽哪，徐學文這時在茅舍裏哼！

孟家莊第三家是唐培良，
他的妻子年時很漂亮，
他家平時愛穿乾淨衣服，
夫妻們飲食比別人高強，
她有個十歲的孩子，
三年來被土匪抱過兩次，
化了洋錢幾十元整，

年年賣地，借賬，缺少食糧，
今年痺病在鄉間流行，
唐家孩子的肚裏也吃緊。
又沒有錢，驚動醫生，
唐大娘啣日夜都擔心。
誰知延宕著，痺病長得更大，
唐大娘的心裏纔曉得害怕，
可是他是個無用的人，
叫他出去起債弄賬都不成，
最後她想到縣城的陳三娘，
陳三爺是她的姘夫，
三年來兩個女人不知鬥過多少氣，
爲著陳三爺的錢都裝在她的腰包裏。
這時沒有法想，叫人帶信給三娘，
說兒子病了，要借錢治療，
“三娘啊，你難道見死不救？”

唐大娘天天抱著兒子坐在門前，
等著縣城有人來送錢。
她的肚子從來沒有像今年挨餓，
她的衣服從來沒有像今年爛破，
這日子啊，真真難過！

這莊上最後一家是蘇家，
兄弟兩個，分種幾畝荒田。
各人買隻小牛忙時合伙，
閒時各牽回自己的場邊。
兄弟兩個住在破茅屋裏，
今年都有了瘰癧病在身，
大哥有了妻子服侍，
小的不曾娶妻，孤單，一人，
荒年來了，糧食吃光了，

天呀，你真沒有眼睛，
怎麼還要叫窮人生病。

那天哥哥同弟弟商議，
兩人都把小牛賣了去治病！
兩人在茅屋裏說了半天，
幼小的弟弟始終不肯，
“哥哥，我情願留下小牛，
不治，病也許沒事，
試問湖裏荒田怎種？
把牛賣了，我便要餓死，”
哥哥含著淚兒回家，
弟弟翻轉身睡在破牆壁下。

哥哥把一頭沙牛賣給隣人，
拿到錢到街上治好了病，

回到家中糧食也空了，
帶著妻子老小到外方逃命，
只剩他兄弟一個人在家，
不久便在茅舍裏死掉，
剩一隻乾瘦的小沙牛，
還終天在門前吃草。

題在破牆壁上

那年薛大哥麥季豐收，
小小的宅院裏四處都堆著麥子。
那是六月天氣，他辦了酒菜，
說今年收成好請老弟來乾一杯。
我說著頌詞，祝賀來年更好的收成，
他把我帶到屋裏面去看麥屯兒，
喝酒時薛大嫂也抱著孩子，
帶著笑臉兒坐在一起敬我的酒。
薛大哥的妹妹阿娟，
捧著兩盤熱騰騰的菜兒送在我面前，
臨走時向我斜睨著深情的一笑，

她那樣子很俊很美。

門前石槽上扣著一頭白驢，
吱哽吱哽的吃著草，
門前金銀花的架上「晾著小寶寶的衣裳，
一隻黃狗跟主人擁著我出門。
牛兒在家後麥地裏游蕩著，
家貓悄悄地從牆陰走過……

現在蒲公英，野麥，和苜蓿菜，
既青青地長滿了庭院，
青蛙不時的從野草叢裏跳出，
頽圯的牆垣上，駝伏著牽牛花，
喇叭似的，蚯蚓在下面唱歌，
原野上又是割麥的時候了，
可是再也不見薛大哥一家的人了！

小石匠

幼小時奉爺爺的命令，
到白帶山前去學石匠，
學了三年手藝成了，
背著皮包回家見他爺娘；
他爺娘都老了，
住在破茅屋裏，
沒有穿也沒有吃，
餓死了葬在屋後的園裏。

他一心懷念著白帶山前
他師父的女兒，

對師父講好聘價，
把她帶了回家。
夫愛妻賢過著日子，
住在爺娘住的破茅屋裏。
白天背著皮包，帶著鑿鑿，
到鄉村各處去找工作，
晚間提著脚步回家，
和妻子把愛情細說。
碓兒，粉磨，飲牛的石槽，
是他工作的對象，
有時走進富戶庭中，
坐在園裏的太湖石上，
把石頭雕鑿成奇巧，玲瓏，
人人都說勝過鬼斧神工。

一年復一年，工作復工作，

外面的世界風雲在變幻，
他的心兒可不管；
愛他的手藝，愛他的妻子，
他並不解世上的憂患，
心兒十分快樂。

他的面孔又紅又黑，
他的肌肉又堅又實，
不長不短的個兒，
兩臂充滿了力。
工作復工作，
一天到晚不知休息，
一隻碓，一盤磨兒鑿成，
他的心快樂，輕鬆，
收了錘鑿，工資，
別了主人，出門。

他的脚步又輕又快，
他的性格乾脆響亮，
鑿子在石頭上，
能鑿出閃爍的火，
他的心常能像曠野，
溫柔，平靜。

有時夢入白帶山裏，
深山的石頭面目嶙峋，
他運起鋒利的斧鑿，
俄頃鐫刻成一王宮，
頓時有許多古裝的人們，
在那宮闕裏隱隱走動，……
他夢見他受了封詔，
金銀，財寶……都裝入自己懷中，

醒來時簷邊無風，
窗外的皓月，娟娟如鏡，
伴著他的
是一個嬌小，黑髮的女人。

一年復一年，工作復工作，
拿了血汗換生活，
轉眼三十年過去，
小石匠的心裏忽然淒酸，
妻子老了，兒女長大，
還依舊寄存在茅簷下，
從前的力量那裏去了？
體虛，質弱，
一拿起鑿子便覺疲乏，
兒女出嫁沒有妝奩，
兩個兒子愚蠢得可憐，

老了，石匠老了，
再沒有少年時的本領，
掙得多錢！

不敢想少年時的伴侶：
有多少成了地主，
有多少做了官人，
即是命運惡劣的，
也還衣食飽暖，
比自己強，能。
別人變做雲，變做風，
只有他永遠是石匠，
老了，石匠老了，
再沒少年時的心情，
愛他手藝，愛他妻子，
勝過世上的黃金！

這天在屋角同隣人談天，
謠傳要有真命天子出現，
回來在破書簾裏，
翻出幼時做的八股文半篇，
在燈下咿咿唔唔的念著，
懊悔從前不該去學石匠。
對着白髮皤皤的妻子，
心裏充滿了虛無的幻想，
假使當年提著箱兒趕考，
也許能僥倖進個秀才，……
他凝視著屋角的鑿鑿，
心裏有無限的悲哀。
石匠老了，墳墓近在面前，
白髮像曠野的枯草連天，
即使過去的時代能夠重來，

石匠的屍體也將覆著青苔！

城

躺在平原上的一座小小的城，
好不威嚴呵，你的往日！
貴族王卿們曾住過，
地主豪紳曾爲你榮耀的裝飾，
至今還殘喘著俯伏在你肚裏，
你隔絕了人和自然，
你隔絕了貧和富，
你隔絕了狡猾和愚蠢，
你隔絕了罪惡和正義……

如今你嘴邊流著血，罪惡的血，

你驕貴的子孫們的屍體，
腐化了，惡臭了，你充滿骯髒，
楊柳，麥子，在荒地長滿了，
爬山虎侵蝕了塊塊青磚，
不久農人們勞動者們來把你踩平。
在你身體任何一部分，
都要種著五穀，栽著楊柳，
把勤苦的種子帶到你身邊來，
那時你連呻吟都不能。
你的腐臭，骯髒留在地上，
將情活躍的河流，
迅速地把你洗滌了去，
過了許多年代那時原上的小草，
或許能記起你莊嚴的往日，
在惺忪的夢裏，微微地，
嘆息著那個時代的消逝……

老年的木匠

1

到了荒年不能挨餓，
如今要賣這點舊貨，
陳如松搓一搓雙手，
把來捏成拳頭，
巨大，嶙峋。

往年是工人首領，
如今摻在雜木工間，
沉默的，虬勁的，
鉋子在木上飛跑，

木屑在鋸齒邊紛下，
毫不氣喘，臉紅。

似記不起在街上宣講，
對工人叫著“勝利”的時候了，
在工作室裏輾轉，反側，
一腔熱情都付與竹頭木屑。
只爲眼前的環境太黑暗，
英雄的生涯轉入沉默。

沉默沉默，
他的眼睛還似火暴，
可以鎔鐵。

2

妻子,社會,
都是一樣值得愛憐,
歲月的代價,
燈下兒女的歡顏,
死在窮苦人底心裏的,
正義的復活。

3

工作,生活,
勞働,鐵律,
充滿臉上的綢紋裏,
並無辛苦感傷的份子,
倒潛藏著慷慨和激烈,

激烈,激烈,

他的手鼠飛起，
還如迅雷般敏捷。

4

鉋子在木上飛跑，
木屑在鋸齒邊紛下，
他年惡魔把握在手裏，
也如是的摧落。

從早晨直到黃昏，
把身子賣給工作，
工作，工作，
且度這荒年的日月。

母 親

在這無情的世上，我的愛兒，
什麼迷眩著你，使你奔走不停。
是金錢，是名譽，還是真理，
依我看來一切都是空虛無憑，

昨天你剛從天外歸來，
今天又含淚拜訪你親親，
世道的巉巖，我的愛兒，
我是常為你而愁怨頻頻。

東隣的兒子是埋葬在

菊花盛開的平原上，
西隣的美婦也常爲她
死在監獄裏的丈夫而悲傷。

這年頭兒風聲太不寧，
地下的屈死人多半是年青，
我枯瘦的腕臂再挽留不住我的愛兒
向前途奔波，但祝你安平！

回想幼小時跳躍在我的膝下，
你是我的所有，我的嬌嬰；
在我的羽翼裏你一年年長大，
我更畏敬你有如神明。

我夢見在故鄉古老的屋裏，
黃泥壁上懸著一縷棕繩，

我夢看牠輾轉地瀉去，
蜿蜒成道路，在陸地展伸……

你從我身邊失去，像顆夜明珠，
不再是樸素的幼小的農民，
你若有無限的光輝獻給大眾，
我也早知你是爲無盡的道路而生。

但這世紀猶瀰漫著血腥，
戰場上有俘虜，牢獄裏有囚人，
我的愛兒，我怎不擔心你，
會在黑暗裏不幸的犧牲？

我是毫不值得你紀念
一隻衰殘無用的螺貝，
歲月的磨礪將使我伴著黃花，

在故土死亡，化成飛灰！

可是怎能抑止住，我的愛兒喲！

望著你背影時的隱憂。

在此暗夜深深的祈禱，

願光明陪伴你直到天盡頭！

我是一顆微星

我是一顆微星，
在暗夜裏閃爍著光明……
待得白日來臨，
我便向長空消隱。

我是一顆微星，
在暗夜裏閃爍著光明，……
人間煩擾的歌聲，
常牽引動我幽渺的歡情。

我是一顆微星，

那暗夜裏閃爍著光明，
我愛砂礫，我愛紅塵，
我欲墮地如車輪。

門開著

我走進灰黯的鄉村，
心裏充滿著淒涼，
冬樹無花，原野靜寂，
有似太古的洪荒。

冬日的陽光淡淡的
照在灰白色的道路上，
照在行人寂然無歡的衣襟，……
小鳥兒默默地在村頭淒傷。

我的心局促又不寧，

希望使得我心魂青，
在生命的原野，河水泛濫地，
到處開滿了紫堇。……

我夢見這灰黯的鄉村，
千家萬戶的門都開著，
自由的空氣在流動，
從這個村落到那個村落。

千萬個農民的心，
也同時拂開了自閉的灰塵，
同吸取和美的陽光，
同在廣大的自由裏歡欣。

沒有人和我，沒有家和路，
同情，憐憫，和博愛，

將富庶的，繁盛的裝飾著原野，
牠們的光照耀著在天外。

自由向人類心裏走去，
人更向自然深處走去，
那時原野有常青的春花，
天空定有不竭的雨露。

給路旁的老樹

你孤獨的矗立在路旁，
彎著腰兒，望著原野的冰凍，
我從你的身邊走過，
可驚醒你冬睡的渴夢？

虬勁的根，粗巨的肢體，
令人想見你繁盛時的綠蔭，
遠處青山向你點頭，
腳跟下的小草含笑欣欣。

是自私自利的人類把你摧毀，

將繁枝縟葉用作火薪，
陡然疲憊了，衰老了，
赤條條的肢幹舞著冬風！

嚴寒不會將你的生機，
在皚皚的白雪下掩埋，
春來你可能做著新生的夢？
夏季你可仍能撐起小小的綠蔭來？

啊，能的，一定能的。
你掙扎著，我佩服你不朽的精神，
但我是路上的行客，
轉瞬之後即向異處奔行。

人類常是悲哀的，孤獨的，
不比你剛健，快樂，永生；

啊，老樹，我將來到了晚年，
也和你一樣掙扎著新生。

忘記過往的仇恨和不幸，
一心懷念著未來的世界的光，
讓小鳥飽啄我顆顆新芽，
讓行人在炎天取一片清涼。

我若死去，安靜地死去，
也覺有幸福充盈我心胸，
因為在我枯朽的屍體裏，
曾孕育著別個生存者的光明。……

啊！生著吧！你路旁的老樹，
你永生著，如天上的星星，
你俯視著道路和原野，

你應快樂而且天真！

阿榮和阿毛

1

阿榮懷孕有兩個了，
第一次嘗受做母親的滋味，
她的愛人住在東莊，
天天晚間來和她相會。

小小的母親的心裏，
藏著快樂的種子，
她天天要吃這樣，要吃那樣，
像一個孩子般的嬌癡。

到了荒春有什麼可吃呢！
阿榮愛人的手裏是空空的，
阿榮愛人的名字叫阿毛，
天天挨餓難渡這荒春的。

那天阿榮走在野樹行裏，
手兒撲著亂舞的楊花，
偶然抬起頭來一陣高興，
一棵榆樹正在發芽。

榆樹葉子的味是鮮的，
榆子葉的形狀像小魚，
阿榮望著榆樹饒涎滴了，
一步一回頭地走回家去。

2

阿榮想吃榆樹葉有幾天了，
阿毛記得耿耿在心；
只因爲家家榆樹上芽子，
還沒有發展成葉形。

今天阿毛走到野樹行裏，
看葉子已青得可愛，
他把竹籃兒繫在腰間，
想爬上去把葉子擷採。

剛剛爬到樹半中腰，
便聽莊上有人喊叫，
“阿毛，狗齷，這這壞種，
我家榆樹你可吃不巧！”

荒年頭家家沒有多糧食，
倚仗榆樹葉當一宗飯，
阿毛一氣走了幾家樹下，
都被人叱責阻難。

可憐阿毛自家沒得榆樹，
愛人想吃，沒處去採，
阿毛正在樹行裏徘徊，
望見阿菜正從莊上走來。

搭著頭巾，穿著藍褂子，
臉兒又圓又紅像隻蘋果，
喊聲“我的毛哥哥，
既沒有榆葉採，在這裏做什麼！”

阿毛臉上滿是羞慚，

“他媽的，荒年人真小氣，
妹妹你可不要著急，
今天一定弄到榆樹葉給你吃。”

“你看那邊一棵高亭亭的榆樹，
葉子長得又大又青，
那是孔啞吧家的，他不會說話，
我去，這番可採得成！”

阿榮在樹行團團轉，
阿毛提著籃兒向前行，
到了樹下悄靜靜，
阿毛已經爬上樹梢頂。

果然沒有人喊，沒有人做聲，
阿毛連忙的採，阿榮暗歡欣，

小小的籃兒看看要採滿，
喜鵲兒頭上飛過叫幾聲。

說時遲，那時快，
遠遠的孔啞吧向樹下奔，
穿著破掛兒，一頭亂髮，
氣得一張嘴兒不住的狂哼！

阿榮看見不由得駭怕，
看啞吧已跑到樹下，
阿榮狡猾的向他笑，
“啞吧呀，讓我再採幾把！”

啞吧生氣像一頭牛，
咬著手指頭表示怒罵，
打著手式，叫阿毛下來，

這時樹行裏的阿榮也向愛人說話。

“毛哥毛哥你下來吧，
這個啞吧會發粗氣，”
阿毛的手還不住的探，
說“妹妹呀，不礙事。”

孔啞吧陡然一聲吼，
阿毛在樹上發抖，
啞吧連忙把樹兒搖，
嚇得阿榮狂呼喊叫。

待阿榮跑到了樹下，
阿毛已被啞吧搖下樹來。
阿毛頭兒破了，身子縮做一團，
啞吧嚇得早已跑開。

“毛哥哥，醒醒，醒醒，
跌壞了我的心，……”
阿榮哭得成了淚人，
“毛哥呵，是我害了你的性命！”

阿毛又斷續的哼了幾聲，
便把眼兒長瞑，
身邊的籃兒翻了，
榆葉撒得滿地青青。

鄉村的醫生

在官田西的平原上，
住著一個少年醫生。
那里沒有山，也沒有水，
只零落的幾個鄉村；
那里男人是愚蠢，女人是迷信，
靠著無知的命運來生存。

這少年醫生般般都會，
他行醫兼做巫婆，
每逢鄉村婦女有了疾病，
他便焚香披髮嗚嗚狂歌，

鄉人跪求在他的腳下，
說他身上附了神魔。

他又是一個銅鼓師，
俚歌俗調會唱得幾支，
每逢鄉村祭神的時候，
他敲著銅鼓，嘴兒啞啞咿咿，
唱到夜深燈火將盡，
他手擺祭品，拿來充饑。

男人們有病都請他，
因為他是村中唯一的醫生，
他的醫道沒有投過師傅，
不知在什麼時候學成。
有人說那才是神差鬼使，
可是提起來都笑得肚疼！

他從前曾到過外村，
拾了別個醫生許多藥單，
他暗記什麼疾病，該用那張，
不管病人虛實暖寒，
手裏的藥單湊有幾百，
便大著胆出門去診看。

灰色的眼睛向病人略看，
嘴裏莫名其妙的哼了一哼，
隨手在身邊掏出藥單無數，
在手裏不住的翻了又翻，
最後揀了一張遞給病家，
“哪，這張就合你的病根！”

“是的是的，承你老人家好意，”

病家客氣的送客出門，
路上逢人便宜講，
我在某家某家治病，
這消息傳佈得很快，
沒有多久，他便在村裏成名。

僥倖病人好了是他功勞；
病死了人人都說天命，
昨日藥死了桑家大嫂，
今天藥死了田姓自勤，
到了明天早上啊，
說不定還有人請。

鄉村的醫生有田園，
付給他的妻子兒孫，
年年荒蕪，長滿了野草，

妻子老了，兒女懶去鋤耕，
他有三個兒子繼承他的行業，
——巫婆，銅鼓，與醫生。

樂老伯的三個兒子

1

樂老伯從前在鄉種田地，
他有兩個活潑潑的兒子，
他的田地耕種得很好，
人人都說是他兒子的能力。

樂老伯底大兒子已娶妻了。
樂老伯盼望能養個孫兒，
樂老伯底二兒子也長成了，
常找媒人來家裏說話。

人人都講樂老伯的兒子好，
勤苦，耐勞，能養他的老，
有女兒的人家誰不願和他做親，
況且樂家田上年年豐收著糧草。

樂老伯替兒子討娶媳婦，
請了媒人，辦了許多酒菜，
再沒有比樂老伯疼愛他的兒子，
再沒有比樂老伯底兒子更可愛。

2

啊呀不好了，樂老伯底兒子，
忽然被人殺倒了，躺在田裏，
人人都懷疑，這是怎的？
樂老伯悶悶地葬了兒子。

有人告訴樂老伯，他的仇家，
住在嶺南，陸家莊的地主，
那新近聘訂的女郎
便是陸家兒子的姘婦。

樂老伯底大兒子聽了怒氣冲冲，
傷天害理的人鬼神應不容，
誰知他還沒有把仇報，
第二天便也被人殺死在田中。

再沒有樂老伯的兒子死得慘，
再沒有樂老伯底心裏更悲傷，
他的妻子恰巧懷胎十月整，
這時候，病倒了蜷曲在產牀。

3

那年樂老伯的娘子抱著嬰兒，
同丈夫逃難到鎮羊城，
租定幾間房屋，買隻驢兒，
推著麵磨兒做營生。

樂老伯娘子鎮天坐在磨房裏，
磨聲隆隆，羅得麵兒下，
樂老伯担著挑兒滿街賣，
到了晚上，天黑纔回家。

更深夜靜，樂老伯娘子，
常想起往年，灑淚傷心，
一手擁著懷中的嬰兒，
樂老伯在枕邊叫喚聲聲，

冤有頭來債有主，兒的娘呀！
老天菩薩將來自有報應，
要不爲著這點血肉，
兒的娘呀，我早拚了這條老命！”

4

樂老伯底底小兒漸漸大了，
活潑，強健，同他哥哥一樣，
但是樂家的日月年年艱難，
常常缺少食糧。

沒有從前種田時富裕，
樂老伯還堅忍的耐勞作苦，
每天買些糖果帶給兒子，
逢時過節還購買些玩具。

樂老伯家寂寞地推著麵磨，
附近的隣居善於欺生，
樂老伯娘子常被人嘔得哭，
樂老伯只是叫她容忍，容忍！

樂老伯的兒子却是能幹，
拳打腳踢，使得孩子們畏怕，
他嬉遊在街衢中間，
常做孩子們的老大。

5

樂老伯的家旁有座古廟，
裏面住著戲子，天天唱得熱鬧，
樂老伯兒子，從小便學戲，
唱得叫戲子們個個誇好。

後來戲子走了，來一羣兵，
樂老伯兒子天天學耍刀槍，
兵士看見他都和他要好，
一直耍著到十三四歲上。

十四歲上忽然改了脾氣，
一心一意想做個農人，
提著竹籃到城外拾麥，
曉得幫助爺娘謀生。

有一次樂老伯洩露了仇恨，
第二天那少年便失蹤，
過了不久，地主兒子被他殺了，
這少年也便死在地主的手中。

小小的刈麥人

啊小小的刈麥人，
你呆呆凝視著什麼？
你的手兒停了，
是在聽蚯蚓歌？

啊，你的頭兒倒垂，
有如憔悴的麥穗，
有何事傷心，
催得你落淚？

剛才在河岸上，

舟子唱著故鄉歌，
我陡然想起了故鄉，
心裏十分難過。

我的故鄉是在西方，
七歲時便離開那里，
雖然沒有兄弟，沒有爺娘，
但却常常的記起。

在這外方做工，
轉眼已經十年，
常在夢裏懷想，
故鄉啊變啲未變？

每次望西去的太陽，
心兒便跟隨到了故鄉，

但我的腳兒不能走去，
路呀是那樣的漫長。

在這河岸的碼頭邊，
常有故鄉人來貿易，
暇時便走到那里，
打聽故鄉的消息。

上月在這里生病，
幾乎脫離了人世，
我怎能做異鄉鬼呢？
死也得在故鄉死。

雖然在我的故鄉，
並沒有兄弟，也沒有爺娘，
但若是能死在故鄉，

也許不至過於悲傷。

剛才在河岸上，

舟子唱著故鄉歌，

我陡然想起了故鄉，

心裏十分難過。

耕牛歌

像響著鞭炮，
主人的鞭子咆哮，
身後曳著耕犁，
軛繩拴得牢牢，
走呵老牛！
不要懶得不動，
鞭兒打在身上，
像雷電抽掣天空。
你的皮膚發白，
你的脊毛紛落，
再不肯走呵，

還有更利害的責罰。

耕牛緊緊地前走，
主人默默地歡欣，
沉黑的泥土裏，
翻起幾棵野芹，
饞涎流在嘴邊，
還是奮勇的向前。
種子撒在土裏，
靜靜等著來年。
嚙嚙歌和美又悠揚，
伴著茉莉花香，
軟的新泥踩在腳底，
像踩著女性的乳房，
——地母的乳房！

騾嚙歌消散遠處，
鞭子又響在天空，
主人在後面笑著，
故意和老年戲弄，
主人收起鞭子，
牛兒比從前更加奮勇！

鋤地歌

太陽晒在頭上，
熱氣蒸發自脚底，
鋤地，鋤地，
好熱的天氣。

前天一場雨水，
灌活了玉蜀黍的苗，
但是肥苗的莠草，
也長到半中腰。

爲著天天打場，

一人跟二人匆忙，
三天沒有鋤草，
豆葉兒一半枯黃。

戴著竹笠兒，
穿著破草鞋，
赤身，露體，
汗從骨裏來。

低著頭兒彎著腰，
鋤在地上呼嘯，
除盡草兒留著苗，
再經雨水苗更好。

田邊有綠蔭亭亭，
不敢貪一息清涼，

因為鋤清野草，
還要回家打場，

喘，留在嘴邊，
汗，流遍四體，
鋤地，鋤地，
還有無窮的力氣！

五月的娘子

1

五月的杏子酸，
五月的桃子綴滿枝頭，
五月的娘子的乳，
肥白得像兩個饅頭。

她的臉蛋笑笑的，
似落在水桶裏的金銀花，
她走在曠野的青色裏，
許多漢子攀著和他說話。

他們忘記渴，忘記太陽當頭，
心裏覺得又甜又酸溜，
他們可沒有吃桃子和杏子，
只不過看見她兩個乳頭。

2

五月的娘子，
坐在門前吃茶，
弄好了午飯，
頭戴茉莉花。

看著丈夫打場，
驢兒在屋裏推麵，
莊頭小販子叫喊，
她買油又買鹽。

在賣油郎擔上
買點布留做衣裳，
預備給未來的孩子，
她腹裏的兒郎。

揮著蒲扇驅蠅，
不許在汗臉留戀，
她想起割麥時節，
那忙碌的幾天。

打場歌

把麥子鋪在場上，
把麥子鋪在場上，
連枷舉起
跳著一粒粒食糧。

把牛兒套起，
把牛兒套起，
驅運著碌碡，
壓落下許多糧粒。

戴著斗蓬，

戴著斗蓬，
在場心團團轉，
太陽晒入。

碌礮滾著一陣陣，
碌礮滾著一陣陣，
把草兒叉起，
糧粒兒成屯。

趁著天晴，
著趁天晴，
晒乾的糧食，
當得黃金。

金銀花

開在竹園裏的金銀花，
你美麗得像個娘子，
纏繞著青色的竹枝，
我的娘子正在屋裏燒茶。

我驅著牛在門前打場，
我的娘子到竹園採花，
泡一盃金銀花的茶，
飲在肚裏陣陣覺得清涼。

農家的黃昏

太陽收斂了光焰，
晚霞明滅在西天，
驅著牛，攜著鐮刀，
各人都回到
村莊上小小的門前。

牛羊關在圈裏，
麥子堆在場邊；
晚風輕輕來叩門，
原野靜寂無聲，
小鳥兒早早安眠。

家家起起燈火，
竈裏冒著青烟，
弄一頓美好的晚餐，
一面吃一面閒談，
消受這快樂的晚天。

談著古老的故事，
帶點謊，信著嘴編；
不盡是孝悌忠信，
也有自由和平，
真難得請得通圓。

孩子們睏得最快，
少女更倦弱可憐；
喂過了牛草，

天氣已不早，
男子們便躺在場邊。

蝸牛——獨輪車

鄉村的獨輪車，
——遲緩的蝸牛，
載著新打的糧食，
送往街頭！

車輪叫著尖音，
爲著軸裏沒油，
農夫推著牠
輾起層層的哀愁。

荒春拿了利債，

十塊一月利錢五塊，
可憐麥子剛收進家，
廉價的賣來還債。

債還清時，糧也完了，
今年寒冬便不開交，
不恨債主長得太快，
只恨田地收得太少。

小小的屯兒沒有幾石，
小小的屋裏一家五口，
糧食賣了怎辦？
永遠沒有窮人的年頭！

守夜的人

1

黃昏時她點起火來，
照照這裡，照照那里，
從這屋走到那屋
臉黃得像一張火紙。

前天土匪打這裏經過，
說今晚要來放火，
她丈夫在外莊未回，
院裏的石榴剛剛結果。

她怎能離開一切東西，
拋棄著向別處逃走？
今晚且拚了這條命吧，
在家伴著這條黃狗。

吹著死了人的嗆咽，
那是北邊山上人家，
鷓鴣在林裏叫了一陣，
遠處轟轟地走過了火車。

接著一個深沉的靜寂，
連自己的心跳都聽見，
恐怖在她心裏盤踞了一會。
燈下漸漸感覺到疲倦。

睡到半夜，被槍聲驚醒，
屋簷後正有人遞著火把，
她望那不是賊是什麼，
暗暗叫一聲“這纔苦也！”

從左邊右邊隣莊上送來槍聲，
和一羣強盜的槍聲相送，
要是翹起頭，碰著子彈，
立刻，在暗裏壞了性命！

她昨晚熄燈後來田野歇宿，
這時強盜在家尋她不著，
更兼四處的槍聲來得加緊，
這羣魔鬼便向村後退却。

望著消逝的影子，她跳起來，
僥倖屋後的火還不大，
她走到院裏想取水救火，
跑轉去把糧食搬出門外。

拿著笆斗小跑，捲起袖頭，
搬著糧食，還有物件，
眼看火焰越冒越大，
紅光照見她流汗，吁喘……

3

曙色驅逐著潛逃的暗夜，
晨風微微的拂著面孔，
她丈夫從遠處回來了，
手提著一隻新買的木桶。

是一個矮小的纖細的人，
越走近，臉色越變得緊張，
後來跑著了，嘴裏嚷，
心裏說不出的驚慌。

從前他住著幾間小屋，
現在全化成一片荒土，
連一棵石榴樹都燒憔悴了，
他落淚了，心裏正飲著悲苦。

驀然間發現了奇蹟，
天大的歡喜沖洗了悲哀，
他的嬌小的妻子坐在場上，
竟逃開了這場無情的火災。

糧食傢具堆在一旁，

她還坐着傷心打盹，
一隻菜花公鷄抱在懷裏，
這時在她耳邊霹靂的一聲！

早 晨

胡寶珍早晨起來，
蹲在院子裏磨鎌刀。

刀在院子裏嘩啦嘩啦的響，
把睡著的主人驚醒了；
主人在屋裏一陣陣咳嗽，
胡寶珍的心不由得迷亂，……
低頭看見水紅了，
原來手被刀兒割破了！

三年前主人看他妻子長得好，

這纔招他來，給他地種，
爲著一件不好的心事啊，
爲著要調戲他的妻子啊！
幸虧妻子能保持貞潔
三年來綠頭巾不曾戴上，
一到工作完畢，黃昏歸家，
他常睜著怪眼看著主人，
像青蛙般的生氣呵，
他原是有血性的男子啊！

近來主人的心漸漸收斂了，
不再迫尋著她調戲，
但他仍是不快意啊，
他知道主人在恨他又怕他，
昨晚同妻子在暗裏說話，
妻子說主人地要不給種了，

他憤憤地罵著妻子，
你還想去“養漢”嗎？！
妻子委曲得哭了，
他也漸漸懊悔了，
一個男子不能養活妻子，
到處去仰人鼻息，
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啊。……

院子裏嘩啦嘩啦一陣，
胡寶珍拿著鐮刀去家了，

無花果

1

事情要回溯到三十年前去，
那時我家還住在靜寂的鄉村，
父親剛剛娶了妻子，
祖父種著小小的田園。

祖父少年時代是個地主，
性好涉訟，把田產蕩盡，
晚年住在蓬門和茅舍，
常把窮苦的酸辛含忍，

祖母有三個女兒，
她晚年時都陸續出嫁，
我父親最後長成，
娶妻時已經過二十個春夏。

起先在學堂裏讀書，
三年給不起學錢，
自此便立志棄讀，
帶著妻子來種田。

父親是個文弱的人，
幼年嬉玩弄傷了右手，
雇個伙計代勞。
他的名字叫做阿久。

阿久身材矮小，

頭大，面醜，使人發笑，
可是他的勤苦耐勞，
却能勝過村莊老少。

春夏在家耕種田地，
一隻小牛伴著阿久，
祖父常逢人誇獎，
阿久的工作世間少有。

一到冬天農家閒暇，
父親帶著他出外經商，
常賺了厚利回來，
主僕二人氣意揚揚。

前後約有七年光景，
我家漸漸置田買產。

建造新的房屋無數，
遠近親隣都換了青眼。

幾個姑母歸寧，
口口贊歎父親能幹，
講到阿久的勤苦，
阿久的功勞也應佔領一半。

自此我家富足，
室內的糧米充盈，
如今且不談一個家族的衰盛，
要講一個不幸的人的一生。

2

母親常對著姊弟們，
講述阿久幼小時候的事，

燈光照著白髮，
慈顏微露著悲思。

阿久家住在北鄉，
是賣油郎的兒子，
出世那年是荒年，
阿久母親在田邊餓死。

賣油郎掙不多錢，
阿久拾著草根充饑
孤獨的人坐在門前，
莽蕩的野風在臉上吹。

白天寂寞夜晚又害怕，
後來賣油郎軋了妍頭，
常常在夜間不回，

阿久躲在屋裏像個虜囚。

阿久大了，不愛說話，
常沉默著，有點癡態，
後來賣油郎死了，
阿久活在世上，像根草芥。

少時我雇在我家幾年，
從來沒有懶惰，
做事樣樣當先，
荒年還替主人挨餓。

母親提起傷心，
窮人孩子最是疼人，
可惜他命運後來不好，
四處漂流像個鷓鴣。

3

話說阿久雇在我家，
眼看已經過了七年，
主人報答他的勞苦，
給他增添一些工錢。

阿久住在新蓋的屋裏，
主人屋裏堆著新的食糧，
阿久看來也十分高興，
拿工錢做幾件合身的衣裳。

那年祖父病死了，
老年的祖母也相繼逝世，
耗了許多錢財，
虧累了父親的家計。

那年秋間又失火竊，
鬧得一夜不得安靜，
彷彿無名的惡運來了，
父親心上留著一團暗影。

父親又做了個惡夢，
醒來記起阿久的怪相，
便說阿久是晦氣鬼兒，
攢出許多惡話來毀謗。

到了寒冬十月，
決意把阿久辭掉，
阿久像受了雷擊。
從此成一隻無家之小鳥。

4

可憐的阿久背起包袱，
流著淚，陣陣酸心，
正想拔著步走，
後面有人拉他的衣襟。

那是麻臉的四叔，
常羨阿久會耕會種，
如今是機會來了，
他正好留下使用。

四叔家開著油坊，
剩下油粹養一羣小猪，
一夜失去一隻破耳的，
主人責備阿久粗疏。

帶人四處去尋找，
後來在一莊上找到，
不獨不給還豬，
反誣賴四叔是強盜。

打了半年多官司，
纔把小豬弄回，
化了銀錢無數，
油坊也不能再開。

那天四叔憤憤睹氣，
說災殃完全是阿久帶來，
給了工錢打發他走，
“快點到別處去發財！”

5

阿久低著頭正要離莊，
堂兄在後面大聲喊叫，
“來呀，阿久，”堂兄招著手，
“我雇用你㗎！何關緊要！”

堂兄是忠厚老成的人，
待遇阿久，像是父兄，
從此阿久再留在他家，
辛辛苦苦的，報答他恩情。

就在當年的冬天，
隣莊有著土匪經過，
堂兄帶著人去截堵，
來一子彈把頭兒打破。

頃時暈倒在血泊裏，
幾乎送了一條性命，
後從醫院裏回來，
整整害兩月的大病。

族中長輩都勸堂兄，
不要再用防主的伙計，
堂兄不做聲的答應了，
隨雇別人把阿久代替。

6

第二年雪家姑母歸寧，
說怎麼阿久沒有人雇，
我不怕他有晦氣，
要帶回家去管理雜務。

姑父是狡猾的商人，
處處想討人小巧，
他將阿久工資減輕，
飯也時常不給吃飽。

把幾件破衣遮塞，
外面像對阿久愛憐，
誰知到了年終結賬，
折了阿久幾吊工錢，

姑母的肺癆，歷時很久，
嚴冬發劇忽然死去，
姑父也怒怪起阿久，
“你走了一處晦氣一處！”

阿久在路上來回地走，

到處沒有他的家門，
最後來我們莊上，
住在麥桿堆旁。

白天出去拾草挑菜，
回來吃一兩盃稀粥，
莊人常聽麥桿堆旁，
夜晚有人在啼哭。

春閒莊上來了土匪，
把各家房子燒得精光，
事後人人都說，
這又是阿久惹來的災殃！

吩咐各家各戶，
不準再給阿久稀粥菜羹，

要是走路碰見阿久，
還要狠狠的罵個幾聲。

阿久在村外轉了又轉，
一腔的怨氣直上沖天，
他離開故鄉，永遠走了，
新的主人在遙遠的海邊。

8

海濱的日月異常寂寥，
山是崇峻，水是幽深。
狂風吹掠過田野，
土人操著奇特的方音。

阿久終年替主人耕地，
海鳥簌簌的飛過天空，

平原是浩大，一片無際，
阿久在上面，像隻沙蟲。

又像一隻無聲的機器，
阿久驅使他無邊的神力。
經過了多少歲月，
耕種著，不知道休息。

主人愛念他的勤苦，
年年增加阿久的工錢，
阿久安心樂意留著，
這樣的，經過了十年，

9

這年十月，農事休歇，
阿久忽然想念著故鄉，

夢見他家久已失去的小屋，
夢見雙雙逝世的爺娘。

他又記起故鄉人的面孔，
心兒怎地感到悲傷，
阿久心想故鄉的人啊，
在現或許變得溫和善良。

他決計背起包袱，辭別主人，
向著家鄉急急趕行，
他包袱裏有許多工資，
還有行李都使他光榮。

故鄉的人果然變了，
別離使得人們相親，
個個熟人招呼阿久，

寧不怕他有晦氣沾身。

故鄉的情景也大變，
到處造著新屋新門，
家家的爹奶左攜右抱，
一些新生的不識的子孫。

阿久走到各人家去，
少女新婦添得更多，
有的懷中抱著奶孩，
有的拿碎餅喂著鵝鵝。

到處有新的人，新的夢，
跳躍著裝飾著的紅塵，
只有阿久在這世上，
永遠是孤獨一人。

10

阿久終生不曾接近過女人，
因為生涯年年貧窮，
顛沛，流離，充滿著不幸。
生命像一根秋蓬。

成人以後身體依然矮小，
巨大的頭，襯著細弱的腿腳，
頭髮蓬鬆的，像水中的蝌蚪，
女人們常笑他拿他取樂。

阿久中年時青春已老，
漸漸在身上講求修飾，
每做幾件整齊衣帽，
拿在小戶人家去藏匿。

又從鄉村女人的嘴裏，
學來一些纏綿的小調，
閒時細細的哼著，
惹得大哥二弟發笑。

有時背著人發著尖音，
像墓中的蚯蚓哀吟，
令人想見綠野的顏色，
和無邊暗夜的沈沈。

歌聲旋轉著似一縷游絲，
又似一條垂死的金蛇，
陡然靜寂了沒入枯草叢裏。
遠處平原上響著一陣風沙……

11

當阿久從海濱回來，
他打算永留在故鄉，
置買幾畝菲薄的田產，
化錢娶一個妻房。

誰知在莊上過了不久，
一夜遭了一個小偷，
把十年的工資挖去，
隨身衣服一件也不留。

阿久兩手頓時又光光，
悶得腿軟臉黃，
睡在牀上不進茶飯，
滿村的人都來看望。

個個都可憐阿久，
要雇用他，多送工錢，
阿久的心裏更加難過，
却仍舊空著手，去往海邊。

此後又過了許多年歲，
阿久的消息完全斷絕，
故鄉人提起阿久，
心兒都感到難言的寂寞。

今年海濱纔有人來，
說阿久春間染了疫癘，
幾個醫生沒有治好，
阿久便在主人家逝世。

父親想起阿久從前的功勞，
白髮的母親也淚眼婆娑，
把阿久葬在祖父墳旁，
一行小松在碧空裏嗟峨。

小麥餅

從主人家帶幾塊小麥餅來。
預備留給寶寶吃，
忘記寶寶死去了！

我那六歲的小寶寶，
天天跟著媽媽挑野菜，
野菜挑滿籃子時寶寶歡喜，
野菜煮在鍋裏時寶寶憂愁，
這菜怎麼能吃呢？
寶寶曉得家裏是沒有糧食的，
跑到菜 裏偷生葱吃，

臉兒餓得臘黃，
空著肚子同小孩子們頑皮，
不喊了三五次不回吃飯。

一天寶寶高高興興的跑回來，
不住地嚷著，嚷著，
張大叔家吃小麥餅呢，
手兒指著隔壁說，
我心兒止不住酸痛，“乖呀，
人吃人家的，我們沒有小麥餅吃呵！”
寶寶像省悟似的，
一團高興陡然消失了，
臉上沮喪得什麼似的。
後來寶寶在病裏，
還想起張家的小麥餅，
“又白又圓，真好吃啊，”

我叫漢子到主人家要幾塊來，
漢子總是羞於開口。……

撒在地上的小麥餅，
又白又大真是好呵，
如今伴著我的淚，媽媽的淚，
想來是更好吃了！

水 鳥

咕咕的在水面叫著的水鳥，
一到夏季你便在蘆葦裏營巢，
帶著你的嬌妻，孵育著兒女，
藏在青青的蘆葦的深處，
你的叫聲却響振著水面的空氣，
和盛夏的音樂交錯著，徜徉迷離。
燕子有著輕巧的身姿，
愛在畫棟雕樑裏呢喃，
牠知道節氣的變遷，
一生最快樂的是春天。
黃鸝是羽衣翩跹的仙子，

綠柳蔭裏消度了流年。
鴿兒是夢想的詩人，
對著白雲漫漫，踟躕繾綣，
一生愛好著是自然。
鵲鵲是端莊華麗的少婦，
鎮日悲啼似有無限愁苦，
彷彿獨居的孀婦掩著面，
爲著春來又爲著春去。
鷺鷥是秋水田中的過客，
偶在田塍上尋覓，人類的遺糧，
他流轉著，不畏疲勞，
秋水漫漫是他的故鄉。
布穀鳥是勤苦的農人，
在豐熟的田園上叫喚聲聲，
烏鴉是醜惡的巫婆，
喜鵲是淺薄的樂天主義者。

貓頭鷹愛說不祥的言語，
是鳥類中的惡魔使者。
蒼鷹是貪狠無良心的地主，
有著慘忍的天性和佔領的慾望。
鸕鶿是鳥類中的弱者，
貧窮，脆弱，看形像也十分寒傴，
鵲鴿雖是高飛晴空的小鳥，
而牠的肉常在人類的腹中埋葬。
你，營巢在水面上的水鳥，
鎮日無憂無愁的鳴叫，
人類不知你是可愛還是可憎，
只覺得你生命也由自天生，
夏季蘆葦生了，你來了，
秋天蘆葦死了，你便遠颺，
你從不解雨雪霏霏的冬天，
春天雖好也不是你的時光，

你只知道一個季候。
一個溫暖的沸熱的夏天，
你生命開始也終結在這里，
伴著你的是蘆葦繚繚，芳草淒淒。

呵夏季的白雲多美，
燦爛的，飄渺的一片片，
翠綠色的亭亭的小樹，
把團團清蔭落到地面來，
風是暖的，帶著芬香，
太陽如烈火般燒灼在平原上，
麥子，玉蜀黍，把田隴妝成富麗，
河水揚揚地從綠蔭中間流過，
蜜蜂懶吟著在成熟的花叢裏，
呵水鳥，你只咕咕地鳴叫，
使我心頭的煩熱都消。

富人在涼亭裏舉杯飲酒，
招呼著同伴，談諧錯落，
勞苦的民衆鎮日揮著汗，
在田野中間做著生活，
麥子割了，又種棉花，
高粱田中的野草還要鋤拔，
忙碌，勞苦，通過了夏季，
不敢怨天，也不取怨地，
而你在水邊叫著的小鳥，
應能解入世的安逸和勤勞。

流水在你的腳下，
青天在你的頭上，
你棲止在青青的蘆叢裏，
歌叫著，歡樂著，徜徉，

你歌頌著夏天的豐盈和美滿，
你歌聲帶著金色的羽翼，
充滿了短促的幸福의夢，
是別個鳥類所不能忌妬的。
你歡樂著沒有憂愁，
你玲瓏，活潑，優秀，
小小的巢裏載著你的妻兒，
強似人世的安樂人家，
徜徉，你在流水上徜徉，
清風，蘆葦是你的故鄉！

青 春

1

還有什麼話說，先生，只疑猜今生，
再也遇不到你這怪僻的人！
誰知又在這外鄉鎮上相見，
我一向只怨你冷淡負心，
剛才你既說一篇懊悔的話，
我也不得不向你訴一訴衷情。

回想十年前，十年前的今日，
初次見你在那鎮羊城，
也是花紅柳綠的春天，

梁間的燕子叫得聲聲，
我初次到姑母家走親，
你是鎮羊中學學生。

我姑母和你們是近隣，
一個庭院兩家中分，
你站在窗前聽見我們說話，
我坐在院裏聽見你的書聲。
我第一次見你連忙躲起，
偷窺你的面孔也是羞怯生生。

後來沒人介紹，也漸漸認識，
你和同伴私下贊美我“如花。”
你每次從中學堂回來，
我的心裏總是想和你說話，
那時你是十六歲的誠實青年，

我是十五歲的鄉間來的女娃。

見你回來我便走到院裏，
拿著板櫟，故意習著女工，
不時向著你窗戶裏偷窺，
又不時走到屋裏裝飾著臉容；
我愛你那熱情的夢似的面貌，
你的書聲更使我心兒跳動。

有時書聲停了，琴聲響起，
溶溶的簫聲也使人心迷，
你的喉嚨唱得比琴簫更美，
我愛煞你年青多才多藝，
有時你會從窗裏向外偷窺，
我便低下頭來羞怯無地。

光陰迅速的不息地飛去，
我的心兒一天天覺得快樂，
處女的心第一次忘了爺娘，
結著思想的病兒沒有解藥，
那是百花盛開的初夏，
我天天見著你想把衷腸訴說。

我急得想把衷腸訴說，
可是你依舊那般羞怯，
女兒家的心事那有人知道，
看看五月過去，天氣炎熱。
我爺從鄉間牽著馱來，
不得不含淚和你辭別！

2

我第二次再到鎮羊城裏，
那是嚴寒峻冷的冬天，
同我一起女伴有五六個，
爲著避亂不敢在鄉間過年，
在姑母家又和你相遇，
我心裏復活了從前的愛戀。

那時你對於婚姻不滿意，
要解除婚約，另覓良妻，
傳說你未婚妻醜，又不識字。
我聽了，心裏暗暗歡喜，
幼年曾讀書幾年，初解書禮，
不知我容顏長得可合郎意？

幾次靦腆向你探試，你都不理，

失望，我深深感到失望！
這時女伴中有你的親戚，
那個穿紅衣裳的姑娘，
她也暗暗在向你獻媚，
後來你居然把她愛上。

可是那是個胆怯的姑娘，
你的言語她不完全相信，
你要把她帶出私奔，
她頓時嚇得胆戰心驚，
但是我，你那時並不愛我，
空有著熱情也自可憐。

冬天去了，春天又來臨，
我在姑母家勤苦的讀書，
我癡心想你是好學的少年，

爲著我讀書或者能來答願。
鏡裏容顏不自知好醜，
紅衣的女郎不免使我忌妬。

過了二月，你家搬往前街，
紅衣女郎和你一同住在樓上，
那時聽說女的獻了身子，
兩人幸福地度著春光，
我寂寞著偶爾出去看你，
見你們溺愛，回來只暗自心傷。

針線不想做，書也不想讀，
鎖天關在房子裏不想出門，
姑母說孩兒莫不是病了，
你的臉蒼白得惹人心疼，
姑母並不知孩兒害著相思，

孩兒有著冤家似的情人。

你第二次又和那女郎商議潛逃，
我聽了忌妬得心焦，
後來你的情人終於沒有勇氣，
受了家庭和禮教的阻撓；
我幾次想上前討你歡喜，
忽然連說話的勇氣也隱消。

我私自懷疑，我的冤家，
爲什麼這樣冷淡，沒一句熟話，
莫不是嫌我爺爺無行，成年放蕩，
並嫌厭到他的女兒？
莫不是看我貧窮，沒有好的陪匿，
這才甘心捨棄一朵鮮花？

每看見燕子呢喃梁間，
我便徘徊室內，懷疑陣陣。
想到茫茫的多愁的來日，
鄉村亦有舊訂的婚姻，
行行，去做窮家的女人，
丟下書本，伴著黑暗的命運！

3

別離後第二年的秋天，
我爺爺便替我嫁到婆家，
那是小家戶，家道貧窶，
娶著“如花”的媳婦隣人都誇，
無奈饑寒逼迫，漢子去當兵，
在戰場死了，誤了二九年華。

爲謀生活再往鎮羊城，

帶著婆婆縫衣糊口，
縫工的生涯，薪水艱難，
三年日月家中常不盈斗，
婆婆死了，我爺把我迎回，
再不在那裏把孤寡長守。

第二次嫁給一個財主做妾，
很能得那男子的歡心，
他把我送到學校讀書，
爲我破費了無數金銀。
過了六年財主死了，
從此又成一個孤獨的女人。

你是離婚不成，後來逃脫，
閒靜中曾聽到你的消息，
那是遠隔著鎮羊城，

新的生活掩去了舊的痕跡。
有一次誤傳你的死亡，
那時曾爲你深深的悲泣。

如今生命的熱情早已成灰，
花樣青春也逐漸消歇，
從此不再尋求男人的殷勤，
整個的生命看來一文不值。
唉，要是回想到處女時的愛情。
我寂寂的心魂還止不住悲切！

你爲什麼不早說呢，我的先生，
如今生涯一切都已成空，
看，我的青春已經過去了，
你縱有熱情嚟，何用？
先生，我們明日仍要撒手分離，

讓醜惡的命運再把我播弄。

(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版

荒村

定價 五角半

著者 葛 賢 寧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 新 書 局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分發行所 各省北新書局



